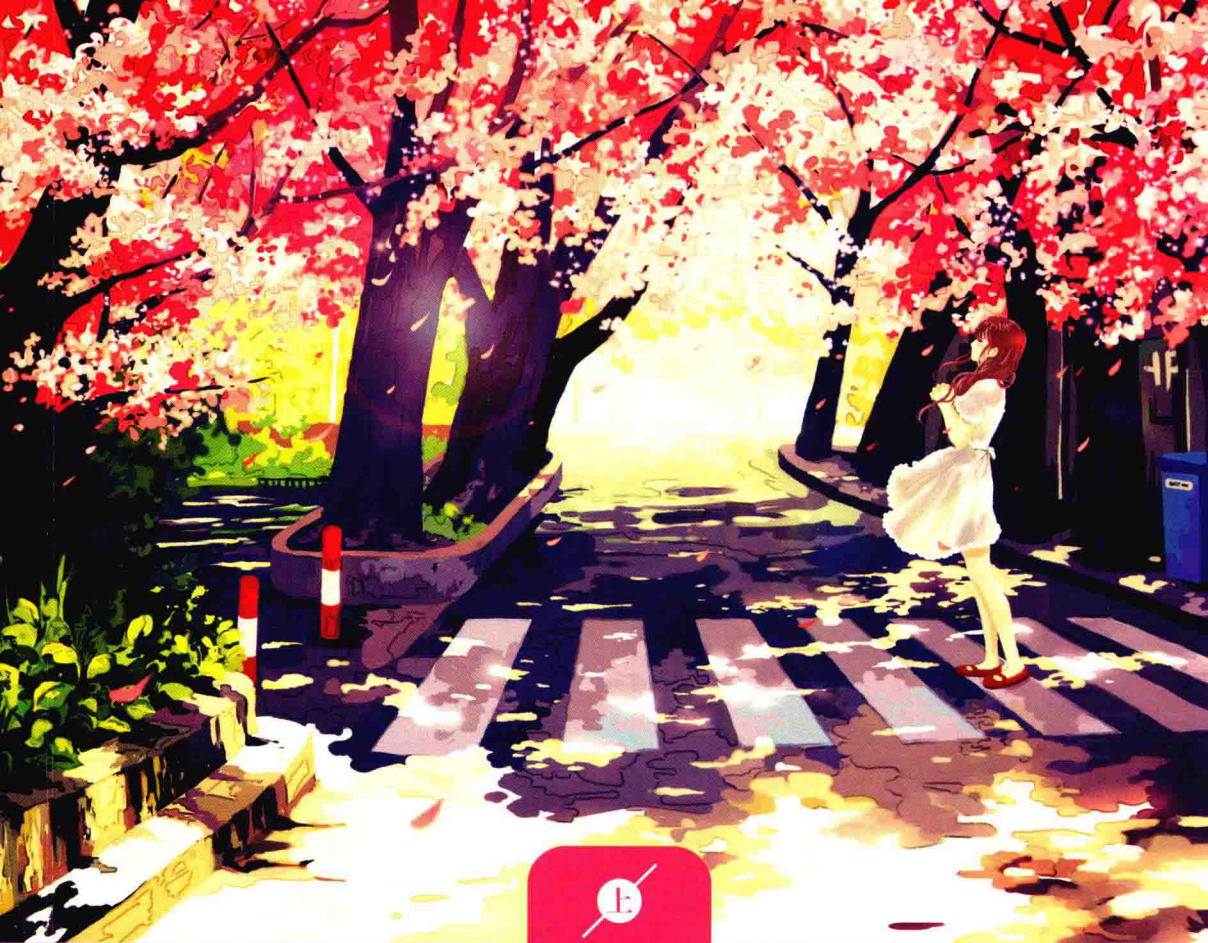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上
丛 优
篇

十年一信 著

WOAINI
XUMOUYIJIU

离别不代表从此两相忘
分开不代表两颗心停止缠绕
你是我毕生的梦想
我如何舍得放掉

人 没 有 深 情 也 没 有 薄 情
只 有 对 的 时 间 和 对 的 人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我
爱
你
蓄
谋
已
久

我爱你 蓄谋已久

上

丛 优
篇



十年一信
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我爱你，蓄谋已久 / 十年一信著. — 北京：中国
友谊出版公司，2015.8

ISBN 978-7-5057-3577-4

I. ①我… II. ①十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195050号

书名	我爱你，蓄谋已久
作者	十年一信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规格	700×980毫米 16开 58.5印张 985千字
版次	2015年10月第1版
印次	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577-4
定价	75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（010）64668676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82069336



- 001 // 第一章 系草的恩将仇报
- 021 // 第二章 靠近一点点
- 043 // 第三章 有时候他比我还任性
- 065 // 第四章 星星的故事
- 089 // 第五章 有可能会幸福
- 112 // 第六章 说她是好女孩，我就不高兴了
- 133 // 第七章 千千万万种可能性
- 157 // 第八章 回头看，根本不是多大点事
- 183 // 第九章 长得太漂亮容易倒大霉
- 210 // 第十章 忍忍忍，心字头上一把刀
- 239 // 第十一章 心事辗转，时而要强，时而懦弱
- 267 // 第十二章 苦尽甘来，是最甜的蜜



第一章

系草的恩将仇报

W市某艺校，开学，班导训话。

“你们想想好，你们来这里都是为了什么？是来学习的，不是来花父母的钱搞对象的！谈恋爱不是不允许，但是要有节制！尤其是女生，要懂得自爱，别没事儿就跑出去和男生开房，吃亏的是你们自己！前几天，我们学校就有两位同学，开房开到警察局里去了，被扫黄警察抓了！”

教室里不免传来几声嗤笑，而我，这个故事里的女主角，烧红着脸羞愧难当地低下了头。

“丛优！”

“到。”

“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！”班导转身走出去。

教室里议论纷纷，我感受到无数双热切的八卦眼神，把我的脸烤得滚烫。坐在我旁边的蓝恬，默默递给我一个“祝你好运”的眼神……

班导办公室里，我站在班导面前做低头认错状。

班导不给我机会解释。

她一直在训话，话题的中心都是，我太让她失望了。

其他班导跟着插嘴，说我这么小就这么不自尊自爱，说我对不起家里的期望、对不起恩师们的栽培、对不起党和国家的厚爱……

我低着头，态度诚恳表情忧伤，一遍遍重复：“班导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”然而班导告诉我：“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，现在就给你家里打电话，学校要处分。”

所谓“处分”，其实就是以勒令退学为要挟，让学生家长上交五千元保证金，自然也不可能退还。

我就只能哭了，哭得情真意切、楚楚可怜，以祈求班导心软，能够放我一马。

一直到晚饭时间，我依然坚持不给家里打电话。班导饿了，让我自己先好好想想。我才算勉强应付过这一劫，回了教室。

今年暑假的时候，我爸突发脑溢血住院了，我照顾了一个多月，人虽然已经醒过来，但脑子是糊涂的，连我这个亲生女儿都不认识。

临近开学，我向后妈讨要学费。在我两岁的时候，后妈插足我爸妈的婚姻，导致他们离婚，之后家里的财政支出由后妈一手把控。

后妈以我爸住院花费太高为理由，拒绝给我出学费，让我去找亲妈要。我亲妈家日子不大好过，也不肯出这学费。两个女人僵持不下，天天在我耳朵边算小账，说对方的坏话。我夹在中间很不快，一气之下，打包行李回了学校。

学校附近有个冷饮店，我在那边打工。某天晚上我下班后，店里接到一个外卖电话，当时人手不够，我主动请缨把这份外卖捎过去。

外卖地点在一家酒店，房间是909号。给我开门的是一个年轻女人，因为我找不开她的百元大钞，这个女人让我等她下楼去拿零钱，出门的时候顺手把我拉进了房间里。

进门后左侧是洗手间，隐约能听到哗哗的水声，应该是有人在洗澡。

左等右等，下去拿钱的女人还没上来。从女人的举止打扮，我大概猜出她的身份，应该是酒店的特殊服务人员，而里面洗澡的那个，应该是她的嫖客。

房间很整洁，床单被褥都没有被动过的迹象，而房间到卫生间之间，只用一道磨砂玻璃隔着。

莲蓬头依然开着，我依然能听到水声，但在莲蓬头下，并没有人在洗澡。我开始好奇厕所里到底有没有人，于是朝玻璃那边探了下头。

脑袋刚伸过去，厕所里忽然传出嗡嗡的、男人说话的声音。

也许是在打电话，起初说了什么，隔着墙壁听不清楚，后面是争吵。

“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你有病啊，以后别再烦我！”

我出于好奇又往磨砂玻璃那边探了下头，还没来得及看清楚什么，厕所的门就被人拉开了，一个青年风风火火地从里面走出来。

我转头看过去，露出尴尬而友善的笑容，而这青年脸上没有一点儿和睦的表情，不屑地瞥我一眼，大步走到我身边，伸手拽搭在我身后椅背上的外套。

我急忙站起来方便他的动作，低头偷看他的脸，匆匆一瞥，恍惚间的想法是好帅！

青年把外套随意地搭在臂弯里，转身朝门口走去，忽然像想起点儿什么，回头看我一眼，从钱包里抽了几张红票子潇洒地扔在桌子上。

我猜这应该就是嫖资，不禁扼腕叹息：好好的小伙子，怎么染上嫖娼这种恶习？

自然，这些都是与我无关的事情。

我依然要等找零的小姐回来，青年走到门边，伸手要拉房门时，外头传来沉重而混乱的敲门声。

我以为小姐回来了，再次从椅子上站起来。青年站在门边稍稍迟疑，转头再看我一眼，示意我去开门。

我开始觉得事情有些蹊跷，明明站在门边的人，为什么不愿开门？

下意识地，我听从了他的指挥。我开了条门缝，看到门外站着两个身材魁梧的成年男人，面目上竟然有些不怒自威的神采。

“找……”我还没张口问出问题，门外男人瞪我一眼：“穿好衣服出来！快点儿！”

然后门被外面的人“啪”一声关上了。

我转头茫然地看着青年，只见青年微微蹙眉，轻轻抿起的嘴唇，勾勒出一条美好的缝隙，那鲜嫩饱满的唇色，真真羞煞作为少女的我。

又是一个了然的表情，青年再次把目光落回我身上，目光里有丝嫌恶和无奈。

“你一直干这个的？”他问。

“啊……”我下意识地张嘴，补充一句，“我是学生，兼职。”

青年告诉我，门外的两个中年男子应该是扫黄的警察。时间仓促，我并没来得及

及跟青年解释清楚，他让我谎称自己是他的女朋友，跟他一样是附近艺校的学生。

而我确实就是附近艺校的学生。

据他自己介绍，他叫黎华，大三民族舞专业。走出房间，黎华和扫黄警察打哈哈，不承认嫖娼这个事实。

我心里确实也有自己的考虑，要不要把实情说出来，先还自己一个清白再说？也许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，我一时忡了，直到走出警察局都没有张开口。

警察进房间，以桌上的嫖资作为证据，把我们俩带走了。

到了派出所，我和黎华被分开审问，在房间时他已经编好了一串供词，足以让我们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。

签字以后，警察打电话通知了我们学校方面的领导，让领导过来把我们带回去。

看到校领导的时候，我也看到了黎华，看到他侧脸上有一小片瘀青，手掌不经意地会在手臂和肩膀上揉两下，似乎是在里面挨打了，面瘫脸下不知道在思考什么。

我没挨打，警察叔叔审问我的时候，一直都是和和气气的。

校领导把我们接出警察局，做过深刻批评教育后，把我们扔在了学校附近的一条岔路口上。

站在路口，我看着身边这个一表人才的嫖客，心中思绪万千，再看看他脸上的瘀青，我挺想张口问一下他在里面的遭遇到底是如何的。

我还在考虑怎么打破沉默，而黎华面对十字路口，不知道想了什么，突然扭头看我一眼，冷笑：“贱货。”

我反应过来他在骂我。凭什么？！明明是他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钻出来，一出现就给我添了这么大一桩麻烦，到这个时候他不跪天拜地地来谢我，居然还骂我！

黎华已经朝道路对面走去，一辆大巴车从我们之间驶过，我看着道路对面的他，放弃了追上去讲道理的念头。

只是心中不忿，我不禁对着那头大骂一声：“你有病啊！”

他没回头。

而我平静之后，对着他的背影看了许久，在凌晨两点的街头，忽然有种被抛弃的感觉。

教室里，我跟蓝恬解释着这件事的前因后果，足足讲了有二十分钟。蓝恬问我为什么不跟班导把误会解释清楚。

她并不知道当时办公室里的状况，不是我不愿意解释，而是班导他们根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。我说：“你还不明白吗？她就是故意找碴儿，不管究竟什么原因，就死抓住进警察局这事儿不放！”

蓝恬愕然一瞬，明白了。

“那个男的呢，你没问问他？他那边怎么样，学校找他了吗？”蓝恬问。

我失落地摇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我哪还有心情去关心什么黎华。

抓住班导唯利是图的性格特点，第二天，蓝恬去市里花五百块买了条品牌披肩，让我拿去送给班导。

班导的威胁，还真就用这条披肩给打发掉了。

但我们班导在管理学生方面有个小习惯，就是最近哪个学生不老实，她就偏偏要指派些任务给这个学生做。

适逢本校校庆，每个班级都要出一个人去忙活校庆的事情，披肩送出去的第二天，这项重任就落到了我身上。

第一次参加校庆准备会议的时候，我带了笔和本子打算做记录。

但是领导讲话实在无聊，我记着记着，就开始在本子上胡乱写写画画。想到什么就写什么，不禁就想到了那件让我迷惑不解的事情，然后在本子上写下“外卖、909、警察局”等一系列词语，之后又写了个“黎华”。

然后一发不可收拾，黎华黎华黎华、去死去死去死，整张纸上都是“黎华去死”。

会议进行到大半，有个迟到的女生才溜进来，正巧坐在我旁边。女生坐下后看了眼我手中的笔记本，压低声音问：“你做笔记了啊？”

这个女生名叫燕小嫦，比我大一级。打她知道我做了笔记，就像吃了定心丸，一直在低头专心玩手机。

自由发言时间，旁边的燕小嫦小声询问我会议内容。

会议内容中，有一项是关于分组分工的，每个班派来的人都不一样，我翻着本子给她找答案，她挠挠头表示根本记不住。

后来燕小嫦就干脆借走我的笔记本，我当时也没想什么，同意了。

很快地，我在学校里红了。

有人疯传我暗恋04级舞蹈系的系草黎华，我们班的同学结合我被班导训话一事，迅速得出结论，那个跟我一起开房被抓的人，应该就是黎华。

这个八卦在学校里迅速蔓延，给我平静的生活造成了些许影响，或许对黎华的影响更大一些。

黎华找到我时，正是我们小组例行会议结束的时候，他握着黑色笔记本，在教室门口堵着我。

他脸上的瘀青早就散开了，一张仿佛打了柔光的脸，背靠夕阳，有些梦幻。皱着眉，他问我：“这样有意思吗？”

我没有回答，他用命令的口气：“说话！”

也许是他那种逼问的架势，给我造成一种恐惧的错觉，使我没办法迅速调整心情坦然地面对他。

我的沉默，在黎华看来没准儿就是耍无赖，他居然说：“你别以为那之后你跟我就有什么关系了，什么玩意儿！”

他说着，手一挥，把我的笔记本挥到了地上。

茫然应付着情况的变化，我感到羞辱，眼圈一红，猝不及防滚了两颗泪珠子下来。

我只是觉得委屈，自己分明没有做错什么，却莫名成为众矢之的。

黎华走了，围观的燕小嫦捡起被扔在地上的笔记本，把散落的纸张一页一页塞好递给我，小声说了句“对不起”。

可惜这个道歉我不接受，我忍住满眶的眼泪，深深吸一口气，抬起头来，瞪了拐角处黎华的背影一眼。

破笔记本，姐不要了！

之后学校里的绯闻，我就没怎么再关心了。绯闻嘛，时间长了，不新鲜了，就过去了。

我没空管这些，现在有件更要紧的事情需要我去关心。

我的学费是一万，到目前为止，不论亲妈还是后妈，都没有人站出来给我钱。好在蓝恬暑假期间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，运气好混到五千块奖金，之后又从同学这边东拼西凑，才好不容易凑齐学费。

背负着一万块的巨额债务，冷饮店那一小时四块的工作我就先辞掉了，因为菲菲说可以给我介绍一个来钱更快的活儿。

菲菲曾在我需要钱的时候，掏了三千给我，算是对我有恩。尽管我对她的底细并不是非常了解，但因为这份恩情，我对她有了一定的信任。

我给菲菲打电话，她说在学校东门等我，让我打扮打扮，抓紧时间过去。

周末的时候，学校东门附近会有很多私家车，专门来接那些不好好学习和走偏门求财的女学生。

在东门顺利找到菲菲，她坐在一辆私家车里，车主是个年近四十岁的老男人，笑起来眼角有又肥又深的皱纹。

之后我被菲菲拉出去吃饭。

面对一桌子的老男人，那些暧昧的目光使我如坐针毡，畏首畏尾地吃完这顿饭，我把菲菲叫出来，委婉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：“我想先回去了。”

菲菲表情夸张：“为什么呀，这不好好的吗？”

我说：“我真的要回去了。”

我想菲菲是懂我的意思的，此时还好心好意地劝我：“那钱你打算怎么办，学费交上了，就不用还了？你拿什么还？”

我愣了下，说实话，能一口气拿到一把钱，谁不动心？但凡事都有代价，不能说我有那么鄙视这条道上的人，也许有些真的是有难处，可我觉得，我的难处还确实不到需要出卖自己到这个份儿上。

后来我积极打各种零工，计划通过勤劳的双手，一点点把钱还上。我以为拒绝就等于结束，但有些事情并不是这样的。

菲菲找到我的那天，我正在教室里吃蓝恬分给我的零食，菲菲派人把我叫出了教室。

我被她们拉进厕所，菲菲点了根烟，有模有样地抽着：“哟，丛优，有钱啦，都吃上乐事啦。”

我知道菲菲是来找我讨债的。

我不肯跟她出去，她自然就要跟我翻脸了，我解释说，现在真的没钱，但是欠她的钱，我是一定会还的。

“姐妹儿这两天有点事儿着急用钱，不行问家里要啊。”菲菲说。

我点着头装孙子，菲菲看我态度不错，放我走的时候，似乎想起什么，勾着笑容说：“你不是和那什么黎华有关系吗，没钱怎么不去找他要啊？”

很久没人在我耳朵边儿上提起黎华了，有点儿陌生。

我没必要跟菲菲解释我和黎华是怎么回事儿，菲菲又提醒我两句：“他可有钱了，这么着吧，你要是不好意思，回头我自己去找他要。”

说完菲菲就走了，我在厕所里愕然，菲菲去找黎华要钱，她能要来吗？她以我的名义去要钱，黎华是不是又要找我的麻烦？

回宿舍的路上，我遇到燕小嫦，从她那里要来了黎华的电话号码。

认真想好措辞之后，我给黎华发了第一条短信，首先解释了当时我为什么会出现在909，我就是个送外卖的，他爱信不信。其次又讲了下我家中的窘困，我因为学费欠了一屁股债，然后其中有个叫菲菲的，逼我两天之内还钱，因为之前听说了我和他的一些传闻，有可能会找到他头上。

短信发出去以后，我很忐忑，但也有种放松的情绪，好像解决了一件天大的事。

可黎华一直没搭理我，他不搭理我，我又觉得不舒服了，就给他去了个电话，接通响了两声之后，挂断，算提醒他一下。

终于接到他的回信，短信内容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我说：“字面意思。”

我只是想给他打声招呼，如果菲菲真的去找他，是与我无关的。

黎华却说：“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”

我说：“你别太小看人了。”

不到十秒钟，他丢给我两个字：“卡号。”

活到这么大我还没遇见过这种事，我又没张口，他却主动要给人塞钱，真是财大气粗。

我征求了蓝恬的意见，蓝恬作为局外人，没有我那么多心理负担，建议我给他个卡号试试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卡里多了三千块钱。

蓝恬说，就当帮我帮黎华撒谎的封口费了。

吃完晚饭，我去找菲菲还钱，菲菲这个时候正和小姐妹在外边。

也许是菲菲今天心情好，和小姐妹摆出一脸热情劲儿，说：“一块儿出去玩儿啊？”

我理所当然要拒绝，菲菲却习惯干强迫的事情，和小姐妹左右双开架上我的胳膊，把我押上了一辆出租车。

酒吧里，菲菲的干哥干姐们坐了一排，打眼看去，都不像什么好人。

菲菲把我介绍给在座的哥哥姐姐们认识，然后大家就都过来跟我喝酒了。

差不多半个小时，我觉得这事儿不行了，我再不跑今天很可能就跑不掉了，想偷偷给蓝恬发个短信，让她过五分钟给我打电话，就说学校里有事儿。

信息还没编完，菲菲眼疾手快地把我的手机夺走，扔在一个我碰不到的地方：

“不知道规矩啊，出来玩儿都不准玩儿手机，懂不懂尊重啊。”

她还跟我谈起尊重来了！

没了手机，我心中怯怯的，看着在场的所有人觉得他们都要害我。

我小心翼翼地应付着一些人不怀好意的举动，从七点喝到九点，即使我再小口，也真的快不行了，一旦我今天倒下，说不定会被哪一个陌生男人带走。

焦急无措的时候，我看到一行人从楼梯过道走进来，打头的那姑娘我认识，燕小嫦！

我想走上去和燕小嫦打招呼，下一眼却看到了跟在后面的黎华，还有其他几个男生，这一犹豫，他们几个已经坐下了。

菲菲这边还在灌我喝酒，我一有机会就盯着燕小嫦那边看，很久之后，燕小嫦可算是把我给瞅见了。看见我，燕小嫦自然是笑着，冲我招手让我过去，想起来坐在自己对面的黎华，又是抱歉的一个笑容。

黎华也朝这边瞥了一眼，大概是认出我来了，不屑地轻轻一笑，扭回头去。

我喝多了，是真的喝多了，什么黎华桃华苹果华的我都不管了，装疯卖傻地朝燕小嫦那边跑过去。

一屁股坐在燕小嫦旁边，我把两只胳膊扒在燕小嫦身上，姐，亲姐，这个时候你可别扔下我不管。

“怎么回事儿这是？”坐在黎华旁边的哥们儿傻眼了。

我头晕得难受，瞟了他和黎华一眼，一句话也不想说。

菲菲已经追了过来，站在旁边说：“丛优，你干吗呢？”

“菲菲，我真喝多了。”我半死不活地说。

“喝多了你也不能上别人这儿坐着呀。”说着，菲菲就把我从燕小嫦身边拉开往回拽。

燕小嫦有点犹豫该怎么办，只听对面的黎华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你别管她。”

那一刻，我的酒仿佛忽然醒了，我扭头用愤怒的目光瞪向黎华，我跟他是有怎

样的血海深仇，他非要眼睁睁地看着我往火坑里跳？

酒壮人胆，我一甩手把菲菲拽着我的胳膊挣脱，指着黎华开始骂：“你算老几啊，你说话好使啊！”

黎华不搭理我，我愈加愤怒。我知道他肯定还觉得我说送外卖什么的是在胡扯，而且晚上喝成这样出现在这里，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。他自己是个嫖客，就把所有人都想得和自己一样龌龊，还摆出一副很转的样子，真让人受不了。

我甚至往前多走了两步，恨不得把手指头戳到他鼻子上去，拉着特别长的腔调接着骂：“牛什么呀，你也就是个嫖客，有种你别买啊，有种你别睡啊……”

黎华噌一下站起来，抿着秀色可餐的两片小嘴唇儿，用厌恶的目光看着我。

菲菲怕我把事情闹大了，想拉我走，可此时我还是分得清利弊的，无论怎么说，都是菲菲他们那边更危险一些。

我是不会打架的，但小时候后妈欺负我的时候，我经常打我弟出气。因为醉酒，下手不知轻重，我一把将菲菲推得坐在了地上。

菲菲那边的人以为我们这里打起来了，噌噌往这边凑。燕小嫦过来拉我，用手堵住我的嘴巴。

菲菲那边的人瞅着黎华他们：“怎么着，想打架啊？”

黎华旁边的哥们儿邵思伟过去和解，笑着说：“没事儿，我妹妹喝多了……”

“什么你妹妹，谁管你妹妹！”那边都是帮痞子，成天恨不得多找几场架打，说着话就用手指头戳邵思伟的肩膀，戳得他一步一退。

“砰”的一声，一个酒瓶砸在桌子上，碎了。黎华冷着脸：“都给我闭嘴！”

众人愣住，酒吧的服务员围过来，黎华扔了手里的半截酒瓶，拎起外套：“走。”

燕小嫦和邵思伟一起拖着我跑，后面还有另一个哥们儿叫薛家正。我们四个刚到酒吧门口，黎华的车已经停在那儿了，语速很快：“上车。”

四人迅速上车，刚关上车门，酒吧里的痞子们就拿着酒瓶追了出来。

黎华把车子开得飞快，后座挤着我、燕小嫦和邵思伟，我就歪在人家邵思伟身上，一会儿一扑腾，一会儿一扑腾。

他们在车里说话，邵思伟问：“华子，你把这妹子怎么了？”

黎华不说话。

我又开始哼哼，还善解人意地打圆场：“他没怎么，我压根儿就不认识他，认

错人了。”

驾驶座那边“喊”了一声。

后来我嚷嚷着要给蓝恬打电话，摸了半天找不到自己的手机，在我到处乱摸的时候，前面一个手机扔过来砸在我的脑袋上，我喝多了，倒也不觉得有多么疼。

但这手机里没有蓝恬的电话号码。

我酒品很差，几乎闹了一路，又哭又吵，车子急刹停下，我冲出去稀里糊涂吐了自己一裤子。吐完接着闹，吵着要自己走回学校。燕小嫦不放心，一直在陪我拉拉扯扯。不知道究竟扯了多长时间，我又干了些什么令人发指的事情，终究是黎华忍无可忍，用力地扯了我一把。

我抬起头，抚着被他扯疼的肩膀，含着泪问他：“你打我干吗呀？”

我觉得委屈，刻意在忍，却忍不住，眼泪哗啦啦地流。

“丢不丢人？”黎华训斥我，那眼神儿愣像当爹的在教训自己的儿子。

我有些蒙，似乎有许多画面片段式地在脑海中闪过，人倒是因此而清醒了许多，只是看着黎华，看着他抿成一条直线的嘴唇，我闪闪的目光里，仿佛有些不知名的委屈想要诉说。

黎华蹙眉看我一眼，不知道那一刻他的心情如何，黎华转身，甩给燕小嫦一句：“再闹就别管她了，扔这儿。”

第二天上午十点多，我趴在床上睡得正香，肚子上一抖一抖，抖得皮肤发毛。半醒不醒，我从肚子附近的口袋里摸出来一个手机，按下绿色接听键，把手机贴在耳朵上。

那边是个女孩的声音，轻轻柔柔的，我迷迷糊糊应付了几句，迷迷糊糊地把电话挂断。闭眼继续睡觉，依稀记得对方说什么“我是黎华的女朋友”。

什么！

噌一下坐起来，手里还握着个黑色纯平手机。

环顾四周，房间里除了我没别人，隔壁床上扔了堆扑克，桌子上摆了几瓶红牛，烟灰缸里有若干烟头。

黎华的女朋友？那这个手机应该就是黎华的吧，黎华的手机怎么在我这里呢？

正琢磨着，再翻个身，又觉得哪里不对劲，掀开被子一看——我裤子呢！

再低头，裤子是没了，可是我身上这条四角短裤，又是怎么回事儿？

并且……这四角短裤的中间部位怎么……怎么还有一块凸起？

这是一条男人穿的平角内裤！

后来我在厕所里发现了自己的裤子，被揉成一团扔在角落，呕吐物味道分明，不能穿了。

继续翻这个手机的电话本，可喜可贺，翻到了燕小嫦。

午饭时间，燕小嫦去宿舍找到蓝恬，给我拿了条裤子过来。

之后燕小嫦非让我亲自去归还黎华的手机，我不肯，她还说：“你得去啊，你昨天还吐了华子一身，人家一件衣服够买你一橱子的。还有，昨晚上怕你走光，邵思伟把自己的短裤都让给你穿了，你不得谢人家啊？”

燕小嫦和蓝恬一边偷笑，一边把我拉到了黎华他们哥仨在吃饭的饭店。

我在距离黎华比较远的位置坐下，经过他身边的时候，假装很随意地把手机放在他面前。我注意了，在座的几个人基本都没有换衣服，但黎华穿得好像是和昨天不一样了。

黎华在烫餐具，杯盘碟碗勺，烫得一丝不苟。

燕小嫦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的闺蜜蓝恬，邵思伟和薛家正饶有兴致地谈起了蓝恬的相貌。

“你有没有发现这小姑娘长得特像一个人？”薛家正说。

“有点儿，像那个……”

“就是那个‘超女’，叫什么来着，长俩酒窝那个。”

黎华烫着餐具，幽幽地说：“春哥也有酒窝儿。”

燕小嫦不屑地“嘁”了一声，对我和蓝恬说：“别搭理他俩，一见到漂亮小姑娘就这么说。以前还说我长得像林青霞呢。”

“屁，说你像东方不败！”邵思伟讪笑地看着燕小嫦。

那手机从放下后，黎华就没动过它，我踢了下他的凳子腿，他抬眼看我，仍有些厌恶的眼神，我说：“你女朋友给你打电话了。”

黎华冷淡地看我一眼，伸手拿手机按了几下，起身走到一边儿去打电话。

不由得，我又想起了当天的事情，诸多疑惑跟着袭上心头。我在考虑，我是不是该找个机会问问黎华，好端端一个小伙子，怎么会下流到去嫖呢，是不是他也有什么原因？

“丛优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？”薛家正忽然打岔。

我扭头看他，不明其意。

薛家正瞟了眼旁边的邵思伟，表情暧昧地提示我：“邵邵的……”

我这脸，刷一下就红了，刷一下又绿了。我难以想象，自己昨天穿着邵思伟的短裤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样子。

燕小嫦又打了个岔，瞪着邵思伟说：“你该不会现在也没穿吧！不磨得慌啊！”

薛家正在旁边笑得欢天喜地，那边打电话的黎华听见笑声凑过来，对电话里挺温柔地说了句：“这样吧，我吃完饭去看你，嗯？”然后微笑着问燕小嫦他们，“你们笑什么呢？”

薛家正把燕小嫦刚才说的话重复了一遍，黎华也用特奇怪的眼神儿看了邵思伟一眼，跟着咧嘴笑起来。

饭局的氛围并不尴尬，不过就是燕小嫦和薛家正、邵思伟吵吵闹闹，薛家正抓住机会就找蓝恬问东问西，意图很明显，这小子看上蓝恬了。

黎华提前离场去找女朋友，叫王玉洁。他走的时候去收银台付账，薛家正看见了，冲他嚷嚷：“华子，我请。”然后飞快地瞟了蓝恬一眼，黎华了然一笑，合上钱包走人了。

之后薛家正开始追蓝恬，攻势很猛，一天三顿带夜宵，恨不得全给我们包了。效果也很明显，跟他们吃过几顿饭以后，蓝恬就和薛家正好上了。

但一吃饭，就容易碰见黎华，碰见黎华，他就给我摆臭脸，我终于受不了问蓝恬：“你和薛家正谈恋爱，总要把我捎上，什么意思？”

蓝恬表情为难，似是央求：“他总想带我出去过夜，你不陪我，我怎么推啊？”

出于闺密情谊，我只能舍命当灯泡了。

我想黎华肯定是讨厌我的，我有幸跟他吃过那么多顿饭，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一句话。

饭吃多了，就有幸见到了黎华的女朋友王玉洁，一个清纯大方的可人儿。

饭桌上，我看着黎华细心地给自己和王玉洁烫着餐具，看着王玉洁把青椒土豆丝里的青椒和土豆一根根分开，只夹土豆给黎华吃，看着他们时不时默契地转头，相视一笑。

不知为何，心里有些不快。

我决定以后还是少去跟薛家正他们一起吃饭，我真的不是很想再见到黎华，没有人总想和一个讨厌自己的人见面。